

奇哉大觀

奇談大觀總目錄

惡幕·····	政治	指嚴
驗票費·····	政治	碧梧
旌德冤獄·····	政治	少芹
掠豔記·····	社會	定夷
酒風·····	社會	指嚴
琵琶蛇·····	社會	指嚴
孝子淚·····	家庭	少芹
惡奴·····	家庭	少芹
離妻淚·····	家庭	芹家 少芹

榮光……………軍事……………瘦關

紀雅克薩之捷……………軍事……………綺綠

翁媼學校……………教育……………雙熟

飯潮……………教育……………碧梧

張貞女別傳……………節義……………林紓

尸香閣本事……………節義……………指嚴

醜婦……………寓言……………少芹

災民淚……………寓言……………定夷

五分鐘……………寓言……………隔雲

旗語……………寓言……………碧梧

辮子怪……………滑稽……………涵秋

弔歟賀歟……………滑稽……………涵秋

佛在那裏……………滑稽……………雙熱

兩鳳爭凰……………滑稽……………少芹

親貴小史……………軼聞……………林紓

奴禍……………軼聞……………林紓

西后犬……………軼聞……………少芹

奪嫡案……………軼聞……………定夷

銀香妃……………軼聞……………指嚴

故宮冷豔……………軼聞……………墨隱生

理雪坡……………軼聞……………定夷

奇談大觀總目錄

四

紅豆雙拋記……………言情……………少芹

芳塚……………言情……………瘦鵑

畫樓鴛侶……………言情……………醒獨

鴛鴦碑……………言情……………悟我軒主

婢子郎君……………言情……………枕綠

官盜……………偵探……………少芹

箱中箱……………偵探……………瘦鵑

手……………偵探……………瘦鵑

浮燈台……………冒險……………半梅

荒島飄泊記……………冒險……………劍山

奇談大觀

第一集目錄

惡幕……………政治……………指嚴……………一

驗票費……………政治……………碧梧……………一九

旌德冤獄……………政治……………少芹……………二六

掠豔記……………社會……………定夷……………四二

酒風……………社會……………指嚴……………五〇

琵琶蛇……………社會……………指嚴……………六一

孝子淚……………家庭……………少芹……………七一

惡奴……………家庭……………少芹……………八九

燃其淚……………家庭……………芹家少芹……………一〇二

各種
小說

奇談大觀

第一集

李定夷

李涵秋

周瘦鵑

許指嚴

合編

政治類

惡幕

指嚴

清中葉後紹興幕黨之盛徧於各行省而莫若巴蜀一隅最爲叢惡之藪聞故老談孫承之事不禁髮指然其得報亦慘矣民國以來幕名頓形消滅而政客策士其縱橫捭闔煽惑把持且有甚於惡幕者彼之陰謀毒計惟期攪得貨利聲色不顧其後心目中尙有下場時代之如何景象在耶予特書孫事蓋庶幾令彼熱中稔惡之徒惕然有動於中懲此覆轍耳

孫承之者名紹堂本越之鄉曲子母孀居不夫而孕里黨羞不與齒年十餘卽夜入鄰家竊衣物付博場被獲送官官憐其幼薄責釋之自是母亦不以

爲子矣。會有金某者。當就幕至蜀。欲雇僮奴愛承之。暫而黠詢諸母。坦然允許。遂挈之入三峽。而金某雅有斷袖癖。蠶叢之關。亦於此行實施功力焉。承之既受寵日昵。金氏教以例案。頗慧捷。漸能識字知書。而兇狡之性。亦與之俱長焉。金既寵其色。復愛其才。竭己所能授之。而承之居然得爲刑名之高足。弟子願同僚。皆知其底蘊。不屑與交。無何金死。益落拓不能自存。至藉後庭花夜博數金。以度日。幕中人益鄙夷不屑矣。

貂璫狗監。自有際會。古來奸惡之輩。恆有汲引者。濟其窮。殆亦天厚其毒歟。然而官方民瘼。地方社會。苦矣。清道光初。鄂制軍以天眷勳威。來鎮蜀。疆勢赫赫。且其鋒甚銳。莫敢正眼視者。承之一猥賤纖豎。寧有分庭抗禮之望。願妖運方隆。如怒潮之不可遏。禦鄂有司。閣某者。亦山陰道上也。隨鄂有年。能以小忠小信。博主歡。極擅權勢。承之探悉其隱。遂具厚禮重幣。且賸以

土貨數色。僞白鄉間來者。並優賂其妻弟。云夙係姻婭。子至誠。伏謁司閹去。鄉久戚鄰事。已含糊。不能自辨。聞妻弟言。頓喜得於異鄉遇戚屬。且知承之幕僚位較高於司閹。樂與親近。而又金某之徒。金某固司閹曾識其人者也。因是納之。更優禮焉。承之入謁。甚恭。不敢居賓主。自稱卑幼。司閹益喜而覩儀表優美。年少有風度。復非下賤人物。心焉數之。謂若人者。似可引之以壯吾聲威者也。無何。承之請爲義子。拂鬚捫足。大事諂媚。司閹既有意植黨。遂岸然受而不辭。於是承之無父而有父。司閹無子而有子矣。一日。鄂制軍忽遣中軍以全柬延承之入寓。承之知機會已至。乃於席間銜其才能。無所不至。鄂雖覺其非正人。而心好諛。以爲此子小有才足供驅遣。竟開閣納爲上賓。優以厚糈。使爲某老刑名之副承之諂事老刑名一如其於司閹。及鄂也。而實則以陰柔之手段相傾軋。必使其不安於位。而後已。頃之鄂於老刑名。

禮貌果衰。凡機要事。必與承之商。權而老。刑名反擯。不與聞。老刑名怒。請歸鄂。又不許。老刑名鬱鬱無可洩。竟發疽背。不旬日卒。署中於是一切案牘之全權。盡歸於承之矣。司閹見其能得鄂公權。益相密合。遇事狼狽爲奸。承之上下賁緣威福。與制軍無二。不及三年。置產已逾十萬。而猶以爲未足也。於是更進一步之計行焉。

鄂本擅美男之好。署中變重俊僕三五成羣。某名士曾有大兔園之誚。鄂公聞而一笑置之。不能革也。是時承之年長色衰。萬不能更有餘桃之奢望。而時恐賊墨事敗。致遭擯斥。百計欲賁緣。蠱惑爲固寵地。而於是異想天開矣。先是承之娶於浣花溪畔某姓。故倡也。有殊色。生三女。俱嬌媚有母風。而幼曰絳桃。尤豔絕。髮才覆額。游蜂浪蝶已爭趨之。寓邸故近署。後時時入署謁內眷。鄂妾某氏悅之。承之遂令絳桃拜妾。爲乾娘。恆留署內。旬月不出。承之

非特不問。且故獎譽之。絳桃益驕。縱以女公子自命。鄂最寵之。僮曰。舊兒綠鬢朱顏。瑕都無其姣也。鄂亦非舊不歡。寵在諸姬。妾上出入帷闥。無所忌。而鄂諸妾已馬齒長白。謂無婁豬艾蝦之忌。豈知攀鱗附翼之絳桃。乃大張其肅肅之兔。買矣。倩兒亦悅。絳桃之色目挑心招。幽會已不知幾許。鄂公見其鵲鵲鰈鰈之狀。且笑。調之曰。此一對璧人也。署內外媚鄂公者。無不媚舊。卽無不媚絳桃。而承之間。接爲秘密之翁。壻權骸之高。頓增十丈。凡鄂公之一舉一動一喜一怒。承之無不纖悉皆知。僚屬之黜陟得喪。咸在承之掌握。妻女家人恣爲奸利。與鄂公眷屬往來。如一家。蜀中僻遠。習俗又醇朴。第知孫承之爲鄂公親信之上賓。不敢稍議其擅權越法也。震官權者。幾不知有鄂公。而僅知有承之焉。而承之乃徐爲第二步之進行。

自古權奸必以鞏固地盤爲上策。承之恐一旦鄂公去位。則己之根據亦動。

搖於是急思力爭上游之計以爲宦如傳舍而幕則可營巢窟根柢盤深出之自不易易乃授密計於絳桃要求遷眷入署揚言可不荒職務且宦幕親密則事無不理實則舊絳愛戀之私正惟恐其不成也鄂公爲羣小所惑亦勉允之而於是破天荒之宦幕合併遂發見於五丁山中其積弊且牢不可拔至與滿清相終始承之既遂其目的知政策已十行八九內力已固乃益拓其外表廣招狡獪無賴之子弟爲之徒假督帥之力徧荐於全省之道府州縣道府州縣之幕苟非其徒黨則遇事吹毛百端挑剔務令不安其位而去又故稍稍諷示之俾知己之威力能進退人然後僚屬知非承之之徒不可延爲幕也自督署幫辦之友以逮全蜀屬官必有承之之徒始克治事一時號爲之紹黨蜀人震其名氏畏之如神私諡之曰西方太歲顧媚者益衆莫敢稍撓其鋒承之亦自以爲羽翼已成不可動搖乃肆然爲厚自封殖計

及鄂公去蜀時囊中蓋不下百萬金焉

承之。之。攜眷入署居住。也有衣鉢高弟四人。亦借承之力。攜其豔妻妖妾。各占署右園中之軒亭。以居。隱爲承之張旗鼓。自是凡有案牘。非鄂公身所注意者。輒令四人者辦之。承之不復過問也。鄂公既去。則承之佯避事。不復就職。而荐四人者爲代。一方面則又賴鄂公之舉賢。四人者標榜推轂。繼任者雖欲不禮承之。不得也。四人而外。則更有盤踞於道府署者。十餘人。爲二級弟子。散布各州縣署者。三五十人。則三級弟子矣。好事者乃私爲品題。作紹黨封神錄。有四、大金、剛十八、羅漢二十八、宿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等名。繼任某公。知其事。媿不能脫其藩籬。欲厲行破除之策。當承之辭職時。竟毅然允之。而用其所賞拔者。居無何。案牘廢弛。上下隔閡。幾於不可收拾。方着手清理。稍稍用一二紹黨。以期挽回。而廷寄之嚴譴至矣。不得已。環顧諸人。

咸束手相覲。皆曰：「非孫承不能了此案也。」某公尙猶豫，忽按京中權貴來書，乃變色投袂起立，促駕走謁孫承之之門。承之拒不納，則再三請始以病辭。某公親就其榻，負荆且調藥以進。承之傾其藥而起，要以三事：一批牘皆由獨斷獨行，不得干涉；一全省官署非其徒不得列上考；一久居署中不得託故下逐客。令某公盡許之。於是承之治事如故，而權乃更進。雖外有譏評，主官皆充耳不聞矣。

聲色爲小人制勝之兵。凡身居顯要者，不能戰勝此關，則未有不爲小人所制者。鄂公以寵妾嬖童故，受承之之欺，而不悟官聲因以大減。幸主眷未衰，召入爲協揆，在能悔過者，亦可以絕承之而不顧矣。然而嬖童之嬖寵如故，卽絳桃之綫索如故，亦卽承之之奧援如故。蓋鄂公去時，嬖童舊兒不能棄絳桃，至日夜泣目盡腫，欲以身殉。絳桃誓不北行，鄂公憐之，乃商於承之承

之有難色。鄂公知其意，乃借寵妾名義，召其妻求之。妻僞爲泣戀狀，與絳桃相持。絳桃亦不忍別其母，依依覩覩似不能違。鄂公之命而又苦難分捨者。鄂公乃曰：姑請母偕行，何如？況父女之情相送數程亦宜也。於是絳桃與母俱拜謝陰喜。鄂公入轂而承之，之教得行也。自是承之之妻遂以徐娘而膺新寵。絳桃且得與快婿乘葉公之龍而爲鄂公之假媳焉。血統互聯，情好無已。則承之三窟既成，狡兔爰爰，馳逐蠶叢之地，可無後患。此卽某公所得京報而開緘失色之由來也。內則泰山有靠，外則羽翼高飛，承之洵高枕無憂。徜徉帝蜀二十年，可無纖介之禍矣。而孰意變起細微，災生不測，不旋踵而身死家破，骨肉銷殘，有非權勢所可遏禦者。

裙帶官兒必無丈夫氣。承之初以妻力得合於鄂公，故屈於河東獅之威，不敢溺情聲色。及婦隨愛女北去而於是前此匿於外室之姬人曰金荷者迎

入署中寵盛位尊大有取代之意。金荷弟某甲本無賴子也。願樂於爲惡。且能學其姊之媚。承之賞。其才引爲爪牙。俾從事敲剝。乃居十八羅漢之長。出則倚勢作威。無所不至。距省垣五十里有鎮曰雙流。富豪韋某財能役人。與王侯埒其子某偶游妓寮。與金荷弟遇。初相狎。友一語不合。遂生齟齬。金荷弟挾勢辱之。某以爲不堪。率其黨欲復辱金荷弟。金荷弟思先發制之。乃誣以通匪指名捕之。富豪懼營賄上下。凡數萬金。事解矣。有戚某爲武弁曾任巴東某官。汎給假居家。聞其事大不謂然。遂揭金荷弟事於大府。語侵承之。承之怒。嗾其黨證富豪通匪。事以實之不問。督帥立捕富豪父子置之獄。武弁大譁。訴軍門不得直。反以承之力。夫受申斥。時藍大順等方起。川北勢熾。甚武弁友某乙。匪中主謀也。乘武弁狂憤時力勸鋌走以除宦。蠹武弁急不暇擇。遂以數十人夜劫獄出。富豪卽舉雙流鎮應匪。匪得其財餉立出兵數。

千人攻省城。大府倉猝調兵，不能得要領。全城戒嚴。以俟外援。羣情洶洶，頗指議承之激變。特金荷弟已逃，承之恐各官不嫌於己，將有後患。乃挈金荷及幼妾桂枝，又長次二女及媳某氏，又婢媼臧獲等百餘人，資財十餘萬，遷居城外某寨。弟子某有土勇百，人力任保護之責。不知實利其財色，而有逢蒙之心者也。承之既匿居鄉間，遂置署中事於不問，以爲一旦事平，彼身傳衣鉢之四大金剛，必來迎己，卽不然而位居上皇，我之富貴尙自若。且有子在巴東觀察幕，幸未罹患，一家無恙，其福何如？於是與二妾飲酒取樂。如故及夜中，譁聲四起，火光燭天。僕倉皇報匪至，承之欲覓其弟子與計事，或避他所入室，則闌其無人，似已盡室偕行者。知中計急欲挾妾偕遁，而人地俱疏，夜間更不辨路徑。女媳又號呼不聽先去。方徬徨間，匪已斬關入矣。先擒承之以鎖械繫於園中假山石角，繼縛五婦女。然後翻箱倒篋，罄其所有及